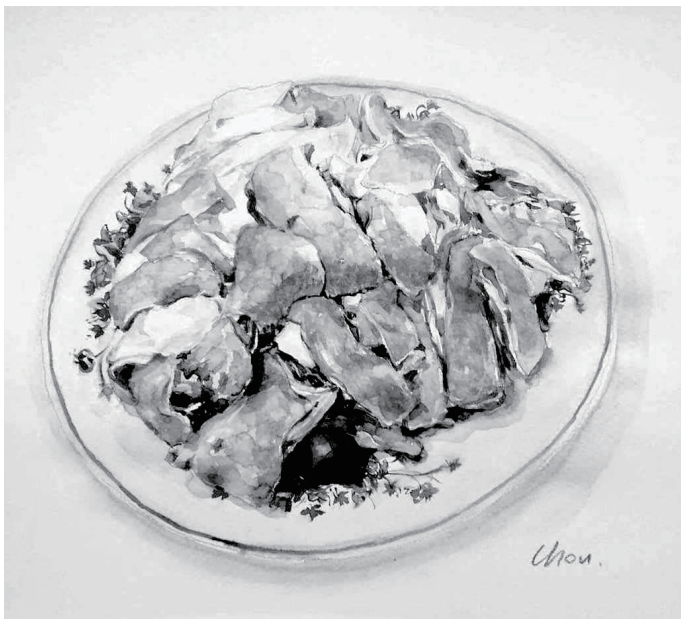


慶手慶腳

一位資深編輯在台灣各地旅行，總感覺客家莊的女性特別愛乾淨，問我原因。受過社會學與人類學的粗淺訓練，我知道這種跨族群的印象式分析常掉入主觀的陷阱，更何況，光是「乾淨」就難以定出標準。但我心裡立刻跳出母親與幾位姊姊的身影；她們不僅愛乾淨，做起事來快又俐落，是家族公認楷模。

客家社會裡，能這樣做事的人當然受到高度肯定。在美濃，我這



樣回覆編輯，我們頌讚這種「快、乾淨、俐落」的做風為「慶手慶腳（慶是輕盈、敏捷之意）」；北部客家人則更進一步上升為一種文化風格，他們稱之為「淨俐」。

標舉「慶手慶腳」，隱含對男人的否定或無視

但一不無諷刺地，無論標舉「慶手慶腳」或「淨俐」，其實都隱含對男人的否定或無視，因為它們主要用以鼓勵協做農事之

餘 仍 操 持 家 務 的 婦 女。美 濃 在 WTO 之 前 的 兩 稻 一 菸（一 年 兩 季 稻 作 一 季 菸 作）年 代， 能 配 享 如 此 讚 譽 的 婦 女， 必 須 在 緊 張 的 時 間 縫 裡 滿 足 各 種 內 外 在 要 求。在 大 的 時 間 縫， 譬 如 割 稻 子 時 節， 剛 把 七 八 個 工 人 導 入 田 裡 作 業， 馬 上 衝 回 廚 房 做 點 心， 然 後 在 割 完 三 分 之 二 前 挑 到 田 邊 等 著， 前 後 不 到 一 個 半 小 時。上 午 的 點 心 通 常 是 米 篩 粿（米 筍 目）、仙 人 粿（仙 草）之 類 的 甜 點， 下 午 則 可 能 是 鹹 粥 配 各 式 小 菜。不 僅 量 足， 滋 味 更 要 令 人 滿 意。只 要 工 人 皺 眉 頭， 酸 話 隨 即 傳 開。

大 的 時 間 縫， 還 表 現 在 下 午 農 事 結 束 後 與 傍 晚 廚 事 開 始 前。 她 們 趕 回 家， 把 房 裡 的 尿 桶 挑 進 菜 園， 摘 菜 後 除 草， 再 澆 以 稀 釋 的 尿 液。小 的 時 間 縫， 就 有 如 特 技 表 演 了。最 精 彩 是 在 年 節 廚 房， 母 親 像 個 one woman band 兼 指 揮。 先 穩 住 屋 外 大 封 鍋、 屋 內 湯 鍋 的 水 滾 大 節 奏， 接 著 調 校 煎 魚、 炸 小 封 的 油 滾 小 節 奏， 然 後 快 手 細 切 姊 姊 們 洗 好 的 青 菜 與 佐 料。煎 炸 一 結 束， 她 馬 上 如 吉 他 手 刷 chord 般， 連 續 炒 菜， 由 慢 而 快。中 間 的 蓋 悶 空 檔， 她 衝 出 屋 外， 查 看 大 封 鍋 內 的 進 展， 調 整 火 的 key。這 時， 姊 姊 們 擺 好 桌 上 的 碗 筷， 趕 緊 清 洗 流 理 檯 上、水 槽 裡 的 廚 具， 再 把 碗 盤 擺 上 流 理 檯， 等 待 母 親 配 菜。

除 夕 及 年 初 一 是 兩 桌 二 十 幾 人 份， 初 二 加 倍。上 桌 後， 我 回 望 廚 房， 淨 淨 亮 亮、

整整齊齊。過年回家，每個成年女性都有幫廚的壓力。但要有稱職，必須手腳快，並能與母親心領神會，不然兩三下就會被離心力轉出。做為男丁，我是外圍的外圍，乖乖坐在大封鍋前的矮凳上，把火顧好。

餐桌上的情感交流，更能立體而深刻地相互理解

一九九六年秋我回到美濃愛鄉協進會工作，最大的挑戰是社會化自己的孤僻與疏離。辦公室租在夥房三合院，裡面有大大的廚房。動念想補償兒時的廚房缺席，每天中午我煮飯做菜，並請夥伴留下共餐。漸漸我發現，餐桌上的情感交流不僅彌補工作會議的溝通不足，並更能立體而深刻地相互理解。受到鼓勵，我愈加揣摩母親的菜單，慢慢領會，原來她的本事是複雜的食物過程，綜合著技藝琢磨、時間運用、流程安排、材料選搭、品味調理以及人際對應等等。

母親的廚房與廚房裡的母親，成為我的學習對象與田野研究主題，而我愈想「慶手慶腳」，愈是明白：食物過程是何等的農業、文化、組織學與社會人類學寶庫，且它們的意義一如同醃製中的食物，正因著時間與距離而變化。

文／鍾永豐
圖／周憶璇
轉載自／上下游
News&Market（新聞市集）

食物是農村的 legacy

《野蓮出庄》 唱出農村本我 龍葵、破布子、芋頭入歌 (一)

（續前文）二〇〇二年加入WTO時，交工樂隊創作《菊花夜行軍》，林生祥唱出農村轉型悲歌，作詞人鍾永豐深刻寫出農民哀鳴。十八年後，兩人再次創作《野蓮出庄》，向後WTO時代的農村致敬。

鍾永豐觀察到，農村尋找替代出路的方式，不是種國際化的作物，而是找到一個土生土長的水生野菜：野蓮。「我想通過食物跟植物的書寫，描述一個更接近本我的農村，就成為《野蓮出庄》這張專輯。」以下的內容，以鍾永豐受訪的第一人稱口述開展。

的母愛

的〈芋頭梗〉，談童謠裡面的農村生態，談寄情於食物的母愛

剛剛提到，美濃不會把好的土地讓給水稻以外的其他作物，美濃種的是檳榔心芋，非常需要水，又不希望它用到太多水稻面積，所以常見到在一些山腳下，或是路坎底下的畸零地。在這些跟地面落差大的地方，長年水流不斷，婦女就在這樣的地方種一些芋仔。

這些地方通常也有一些泥鰍、鱔魚、水蛇、白腹秧雞，所以芋頭種植的地方，其實是一小塊生態棲息地，也會伴

的好像是一種心靈的壓艸石，讓遠行的子女可以走得遠遠走得穩。

〈芋仔粿〉

七月半，禾呀禾打扮姆媽緊腳，大灶蒸芋仔廳下裡，敬啊敬先祖芋香案鼻，好兄弟渡（案：勾串）

揚尾仔，飛呀飛過崗姆媽的心，望子歸來芋仔粿，厚呀厚年年像石壓船，行穩又行（文末完待續）

文／林吉洋
轉載自／上下游
News&Market（新門市集）



而且芋頭板在美濃習俗上是七月半製作，因為「敬祖先、好兄弟」，很多伙房裡的芋頭板會做到很厚，其實是要讓返鄉祭拜的子女可以帶回去。七月半我們回去都會分到很厚一塊，我後來覺得這好像是一種母親的祝福，沉甸

大啟文明 (四)

瀾濃人為求改善居地格局而全庄協力。可惜！不等東門樓完竣，祥師父即因奔喪而不得不速返原鄉。雖然此行對瀾濃地區勘龍點穴未竟其功而有遺憾，但祥師父臨走前卻也指出了可能結穴之地，當為蠻陌木壑、番兵頻繁出入而未進入探勘的尖山或鐘山一帶。至於是否如此？唯有等待他日再詳加勘查鑑定了。

如今，距離祥師父勘建東門樓已過去二百五、六十年了，原始建築在日本治台初期的「一八九五年秋末，日將乃木希典為了鎮壓瀾濃住民的反抗行動，率兵以火砲轟城，於是東門樓毀於火砲成為斷垣殘壁。一直到日治昭和十二年，即一九三七年，太平洋戰爭爆發期間，才由鍾春發等鄉紳秉日人命令，發起重建為鋼骨水泥的三層防空監視樓，第三樓還設有警鐘，樓中舉凡含漢人意識成分的東西全被搗毀。至於現存的東門樓，那是在民國四十六年（西元一九五七年）重修的，不僅恢復了原始的龍閣鳳椽，並懸掛起當年城樓上嵌製的匾額「大啟文明」為橫額對聯。現在，東門樓與附近庄頭伯公廟已成美濃區居民主要的休憩地；高雄縣政府並在民國八十九年（西元二千年）將東門樓及庄頭伯公壇指定為縣定古蹟，吸引甚多外客前往參觀。

當然，外來遊客攀登東門樓眺望南大武山之餘，難免好奇：「美濃人在性格上是否因此改善？美濃文風是否鼎盛？」這個嘛！前者不能自吹自擂而必須靠他人論斷，不過證之美濃為全國最多博、碩士的鄉鎮，以及先賢鍾理和文學享譽海內外，或許「大啟文明」之說，至少不算無稽之談吧！

（完）

文／笠民鍾鐵鈞
